



神僧傳卷第六

法順

釋法順。姓杜氏。雍州萬年縣人。稟性柔和。年十八棄俗出家。事因聖寺僧玠禪師。受持定業。嘗行化慶州。勸民設會。供限五百。及臨齋食。更倍人來。供主懼焉。順曰。無所畏也。但通周給。而莫委供所從來。千人皆足。有張河江。張弘暢者。家畜牛馬。性本弊惡。人皆患之。賣無取者。順示語慈善。如有聞從。自後更無舐齧。嘗引衆驪山。夏中。栖靜地多蟲蟻。無因種菜。順恐有損害。就地示之。令蟲移徙。不久往視。如其分齋。恰無蟲焉。順時患腫膿潰。外流。人有敬而嘔坳累者。或有以帛拭者。尋即瘥愈。餘膿發香。流氣難比。拭帛猶帶香氣不散。三原民田蔭埗。

者。生來患聾。又張蘇者。亦患生瘕。順聞命來。與共言議。遂如常日。永即痊復。武功縣僧為毒龍所魅。眾以投之。順端拱對坐。龍遂托病僧言曰。禪師既來。義無久住。極相勞饒。尋即釋然。故使遠近瘴癘淫邪所惱者。無不投造。順不施餘術。但坐而對之。無不痊愈。因行南野。將度黃渠。其水汎溢。厲涉而度。岸既峻滑。雖登還墮。水忽斷流。便隨陸而度。及順上岸。水尋還復。門徒勿覩。而不測其然也。以貞觀十四年。都無疾苦。告累門人。生來行法。令使承用。言訖如常。坐定卒於南郊義善寺。

志寬

釋志寬。姓姚氏。蒲州河東人也。歷覽諸經。以涅槃地論為心要。所居住房。每夜必有振動。介冑之響。竊而觀者。

咸見非常神人。遶房而行。時川邑。雨暴行人斷路。或數百為群。經歷村郭。傷損人畜。中有王獸。其頭最大。五色純備。威伏諸獸。遂州都督張遜。遠聞慈德。遣人往迎。寬乃令州縣立齋行道。各受八戒。當夕。雨災銷散。莫知所往。時人感之。奉為神聖。貞觀初。還蒲晉。時州郡遇旱。諸祈不遂。官民乃往請焉。寬為置壇場。以身自擔。不降雨者。不處堂房。曝形兩日。密雲垂布。三日已後。合境滂流。民賴有年。未終之前。右脅而卧。枕於右臂。告門徒曰。生死長遠。有待者。皆尔。汝等但自觀身。如幻。便無愛結。自纏吾命。亦斷。當取椽兩根。遽篠一領。裹縛輿送。無得隨俗紛紜。為不益事也。言訖而卒。

世瑜

釋世瑜。姓陳氏。住台州。大業十二年。往綿州震響寺。倫法師所出家。一食頭陀。勤苦相續。又往利州。入籍住寺。後入益州綿竹縣響應山。獨住多年。四猿供給山果等食。有信士母家生者。負糧來送。驚訝深山。常燒薰陸沉水香等。既還山。半路見兩人。形甚青色。狀貌希世。各負蓮華蔗芋而上。云我供給禪師去也。然其山居三年之中。食米一石七升。六時行道。以猿鳥為侶。初唯一泉。後有三泉。流出于下。貞觀元年。夢有四龍來入心眼。既覺。大悟三論宗旨。遂往靈睿法師講下。所聞詞理。宛若舊尋。便往綿州住大施寺。至十有九年。四月八日。往崇樂寺。言語欲遊方去。或有喻曰。只此寺者是諸方也。因還大施本房。香氣滿室。坐處之地。涌三金錢。合衆尋香。從瑜房而出。乃見加坐手尚執鑪。奄然而逝。春秋六十三矣。

玄奘

釋玄奘。本名禕。姓陳氏。洛州緱氏人也。少罹窮酷。隨兄長睫法師住淨土寺。授以精理。旁兼巧論。年十一。誦維摩法華。東都恒度。便預其次。自尔卓然。梗正不偶。欲慕大法。後達長安。住莊嚴寺。又非本望。西踰劍閣。既達蜀都。受諸經論。一聞不忘。武德五年。二十有一。為諸學府。雄伯沙門。講揚心論。不窺文相。而誦注無窮。時曰神人。後又遍遊荆揚等州。訪諸道隣。復還京輦。廣就諸蕃。徧學書語。行坐尋授。數日博通。惟候機會。貞觀三年。會天下勅道俗。隨豐四出。由斯得往西域。取諸經像。行至罽

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過。焚不知為計。乃鎖房門而坐。至夕開門。見一老僧。頭面瘡痍。身體膿血。牀上獨坐。莫知由來。焚乃禮拜。動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焚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通。虎豹藏形。魔鬼潛跡。遂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以貞觀十九年還京師。下勅令住玉華。翻譯經藏。焚生常已來。願生彌勒。及遊西域。又聞無著兄弟皆生彼天。又頻祈請。咸有顯證。後至玉華。但有隙次。無不發願。麟德元年。告翻譯僧及門人曰。有為之法。必歸磨滅。泡影形質。何得久停。行年六十五。必卒玉華。於經論有疑者。今可速問。聞者驚異。師曰。此事自知。遂往辭佛及諸僧眾。既卧疾。常見大蓮花鮮白而至。又見佛相。命僧讀所翻經論名目。已摠有七十三部。一千三

百三十卷。自懷欣悅。摠召門人有緣並集。云。無常將及。急來相見。於嘉壽殿。以香木樹菩提像骨對寺僧辭訣。并遺表訖。便默念彌勒。右脇累足。右手支頭。左手脞上。堅然不動。氣絕神逝。兩月色貌如常。乃葬於白鹿原。初焚將往西域。於靈巖寺見有松一樹。焚立於庭。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吾歸。即却東迴。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約長數丈。一年忽東迴。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焚果還。至今眾謂此松為摩頂松。

法敏

釋法敏。姓孫氏。丹陽人也。八歲出家。事英禪師為弟子。入茅山。聽明法師三論。悟其宗旨。貞觀元年。出還丹陽。

講華嚴涅槃二年。越州田都督追還一音寺。相續法輪。于時衆集義學沙門七十餘州。八百餘人。當境僧千二百人。尼衆三百。士俗之集不可復紀。至十九年。會稽士俗請住靜林講華嚴經。至六月末。正講有蛇懸半身。在敏頂上。長七尺許。作黃金色。吐五色光。終講方隱。至夏訖還。一音寺。夜有赤衣二人。禮敏曰。法師講四部大經。功德難量。須往他方教化。故從東方來迎法師。弟子數十人。同見此相。至八月十七日。尔前三日三夜。無故闇冥。恰至二十三日。將逝。忽放大光。夜明如日。因尔遷化。春秋六十有七。身長七尺六寸。停喪七日。塔表放光。地為震動。異香不滅。莫不恠歎。道俗莊嚴。送於隆安山焉。

慧璿

釋慧璿。姓董氏。少出家。在襄川。周滅法後。南往陳朝。入茅山。聽明師三論。又入栖霞。聽懸布法師四論。大品涅槃等。晚往安州大林寺。聽圓法師釋論。凡所游刃。並契幽極。又返鄉梓。住光福寺。居山頂。以引汲為勞。將移他寺。夜見神人身長一丈。衣以紫袍。頂禮璿曰。奉請住此。常講大乘。勿以小乘為慮。其小乘者。亦如高山無水。不能利人。大乘經者。猶如大海。此山多佛出世。一人讀誦。講說大乘。能令所住珍寶光明。眷屬榮勝。飲食豐饒。若有小乘前事。並失。惟願弘持。勿孤所望。法師湏水。此易得耳。来月八日。定當得之。自往劍南慈母山大泉。請一龍王去也。言已不見。恰至来月七日。初夜。大風卒起。從西南來。雷震雨注。在寺北漢高廟下佛堂後百步許。通

夜相續至明方住。惟見清泉香而且美。合衆同幸。及止。龍泉漸便乾竭。貞觀二十三年。講涅槃經。四月八日夜。山神告曰。法師疾作。房宇不久當生西方。至七月十四日。講孟蘭盆經。竟。斂手曰。生常信施。今須通散。一毫已上。捨入十方衆僧。及窮獨乞人。并諸異道。言已而終於法座矣。春秋七十有九焉。

豐干

釋豐干師者。本居天台國清寺。剪髮齊眉。布裘擁質。身量可七尺餘。人或借問。止對曰。隨時二字而已。更無他語。樂獨舂穀。後同城旦。應副齋炊。嘗乘虎直入松門。衆僧驚懼。口唱道歌。與拾得寒山子二人相得歡甚。豐干出雲遊。適問丘胤出守台州。欲之官。俄病頭風。召名

鑿莫老。豐干偶至其家。自謂善療此疾。問丘聞而見之。師持淨水。巽之。須臾祛殄。因是大加敬焉。問所從來。曰。天台國清。曰。彼有賢達否。曰。寒山文殊。拾得普賢。當就見之。問丘至任。三日後。即到寺。問曰。此寺曾有豐干禪師否。曰。有。院在何所。寒山拾得復是何人。時僧道翹對曰。豐干舊院。即經歲後。今聞無人。止有虎豹。時來此哮吼耳。寒山拾得二人。見在僧厨執役。問丘入干房。唯見虎跡縱橫。又問干在此有何行業。曰。唯事舂穀供僧粥。食夜則唱歌。諷誦不輟。如是再三。嗟嘆乃入厨。見二人拜之。二人起走。曰。豐干饒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為。遂携手出松門。更不復入寺焉。豐干後不知所終。

寒山子

寒山子者。世謂為貧子風狂之士。弗可恒度推之。隱天台始豐縣西七十里。號為寒暗二巖。每於寒巖幽窟中居之。以為定止。時來國清寺。有拾得者。寺僧令知食堂。恒時收拾衆僧殘食菜滓。斷巨竹為筒。投藏于內。若寒山子來。即負而去。或廊下徐行。或時叫噪凌人。或望空曼罵。寺僧不耐。以杖逼逐。翻身撫掌。呵呵徐退。然其布襦零落。面貌枯瘁。以樺皮為冠。曳大木屐。或發辭氣。宛有所歸。歸于佛理。初間丘入寺訪問寒山。沙門道翹對曰。此人狂病。本居寒巖間。好吟詞偈。言語不常。或臧或否。終不可知。與寺行者拾得。以為交友。相聚言說。不可詳悉。寺僧見太守拜之。驚曰。大官何禮。風狂夫耶。二人連臂笑傲出寺。間丘復往寒巖謁問。并送衣裳藥物。而

高聲倡言曰。賊我賊。退。便身縮入巖石穴縫中。復曰。報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穴縫泯然而合。杳無蹤跡。乃令僧道翹尋其遺物。唯於林間綴葉書詞頌。并村野人家屋壁所抄錄得二百餘首。編成一集。人多諷誦。至有庭際何所有。白雲抱幽石之句云。

拾得

拾得者。豐干禪師。偶山行至赤城道側。聞兒啼。遂尋之。見一子可數歲。初謂牧牛之豎。委問端倪。云無舍。孤棄于此。豐干携至國清寺。付與典座僧曰。或人來認。可還之。後沙門靈熠攝受之。令知食堂香燈。忽於一日。見其登座與像對盤而食。復呼僑陳如曰。小果聲聞。傍若無人。執筋大笑。僧乃驅之。靈熠咨尊宿等。罷其堂任。且令

廚內滌器。洗濯纔畢。澄瀝食滓。以筒盛之。寒山來。必負而去。又護伽藍神廟。每日僧廚下食。為烏鳥所取。狼藉拾得。以杖扑土。偶三二下。罵曰。汝食不能護。安護伽藍乎。是夕神附夢與闔寺僧曰。拾得打我。明日諸僧說夢符同。一寺紛然。始知非常人也。時牒申州縣。郡符下云。賢士隱遁。菩薩應身。宜用旌之。號拾得為賢士。又於寺莊牧牛。歌詠呼天。當其寺僧布薩時。拾得驅牛至僧集堂前。倚門撫掌大笑曰。悠悠者聚頭時。持律首座。咄曰。風人。何以喧礙說戒。拾得曰。我不放牛也。此群牛者。多是此寺知僧事人也。拾得各呼亡僧法號。牛各應聲。而過。舉眾錯愕。咸思改往。脩來感菩薩垂跡。度脫時。道翹纂錄寒山文句於寺土地神廟壁。見拾得偈詞。附寒山

集中。

法冲

釋法冲。字孝敦。姓李氏。隴西成紀人也。幼而秀異。傲岸時俗。年二十四。遂發心出家。聽涅槃三十餘遍。又至安州。謁法師下聽大品三論楞伽經。即入武都山。脩業年三十。行至冀州。貞觀初年。下勅有私度者。處以極刑。冲誓亡身。便即剃落。時嶧陽山多有逃僧避難。資給告窮。便造詣州宰曰。如有死事。冲身當之。但施道糧。終獲福祐。守宰等嘉其烈。亮。官網周濟。乃分僧兩處。各置米倉。可十斛許。一所徒眾四十餘人。純學大乘。并脩禪業。經年食米如本不減。一所五十六人。纔經兩日。食米便盡。由不脩禪。兼脩外學。冲曰。不足恠也。能行道者。白毫之

惠耳時逃難轉多無處投止山有帝穴冲詣告曰今窮
客相投可見容否帛乃相携而去及難解冲乃隨處弘
法冲雖廣宣經術專以楞伽命家中書杜正倫每諮稟
之時三歲玄奘不許講舊繙經冲曰君依舊經出家若
不許弘舊經者君請還俗更依新繙經方許君此意奘
聞遂止師亦命代弘經護法強禦之士不可及也僕射
于志寧曰此法師乃法訥頭陀僧也不可名實拘之

通達

釋通達雍州人三十出家栖止無定常以飲水散菜任
性遊從或攬折蒿藿生死而食至於桃李瓜果必生吞
皮核人問所由云信施難棄也貞觀已來稍顯神異往
至人家歡笑則吉愁慘則凶或索財賄或索功力隨命

多少即須依送若違其語後失過前有人騎驢歷寺游
觀達往就乞惜而不施其驢尋死京室貴賤咸宗事之
禍福由其一言說道唯存離著所得財利並營寺宇大
將軍薛萬鈞初聞異行迎宅供養首有餘日不違正軌
忽於一夜索食欲噉初不與之苦求不已試與遂食後
尔已後稍改前跡專顯變應其行多僻欲往入內宿將
軍兄弟大怒打之幾死仰而告曰卿已打我身肉都毀
血污不淨可作湯洗待沸涌已脫衣入鑊狀如冷水傍
人怖之猶索加火遂合宅驚奉恣其寢處曾負人錢百
有餘貫後既辦得無人可送乃將錢寺門伺覓行人隨
負多少償達西市眾皆止之而達付不禁及往勘償不
失一文時逢米貴欲設大齋乃命寺家多令疏請及至

明旦來赴數千而供度闕然不知何擬。大眾咎之。達曰：他許送供，計非妄語。臨至齋時，僧徒欲散，忽見熟食美膳，連車接輦，充道而來，即用施設。乃大餘長，並供僧庫，都不變其所從來。食訖，須臾人車不見，後不知其終。

岑閣黎

襄州禪居寺岑閣黎者，未詳何許人。住寺禪念為業，有先見之明。而寺居山藪，資給素少，粒食不繼。岑每日將坩如甘入郭乞酒而飲，又乞滿坩可三斗許，將還。在道行飲，達寺坩亦空竭。明日復尔。在寺解齋，將篤坩就厨請粥三升，乃掛杖頭入衆，以杖打僧頭，從上至下。人別一擊，白日如是。人以其卓越異常，或疑打已灾散，不辭受之。岑將粥入房，舊養鰲犬一頭，并一寺內鼠，乃有數

千。每旦來集，犬鼠同食。庭中埒滿，道俗共觀。一時失一鼠，岑悲惋無聊，必是犬殺，便告責犬。犬便銜來，岑見懊惱，以杖捶犬。將鼠埋已，悲哀慟哭。寺僧被鼠啣衣及箱，以告於岑。岑總召諸鼠，各令相保。一鼠無保，岑曰：汝何啣人衣？杖捶之。鼠不敢動。岑為寺貧，便於講堂東白馬泉下灤澗中，延記某處為厨庫，某處為倉廩，人並笑之。經宿水縮地出，如語便作。遂令豐渥。又遙記云：却後六十年，當有愚人於寺南立重閣者。然寺基業不虧。闔訟不可住耳。永徽中，恰有人立重閣，由此相訟。如其語焉。

慧悟

釋慧悟，未詳氏族。隱太白山中，持誦華嚴經，服餌松朮。忽於一時見一居士來云：相請居士騰身入空，令悟於

衣帶中坐。攝以飛行。至一道場。見五百異僧翔空而至。悟奄就末行。居士語曰。師受持華嚴。是佛境界。何得於小聖下坐。遂即引於半千人之上。齋訖。居士曰。本所齋意在師一人。雖有五百羅漢來食。皆臨時相請耳。遂送還本處。有如夢覺時。高宗永徽中也。

法融

釋法融。姓韋。潤州延陵人。年十九。入茅山。依吳法師剝除。服勤請道。貞觀十七年。於牛頭山幽栖寺北巖下。別立茅茨禪室。日夕思擇。無缺寸陰。山有石室。深可十步。融於中坐。忽有神蛇長丈餘。自如星火。舉頭揚威於室口。經宿見融不動。遂去。因居百日。山素多虎。樵蘇絕人。自融入後。往還無阻。又感群鹿。依室聽伏。曾無懼容。有

二大鹿。直入通僧聽法。三年而去。所住食厨。基臨大壑。至於激水。不可環階。乃顧步徘徊。指東嶺曰。昔遠公拄錫。朽壤驚泉。若此可居。會當清泉自溢。經宿東嶺。忽涌飛泉。清白甘美。冬溫夏冷。即激引登峯。趣金經廊。又二十一年十一月。巖下講法華經。于時素雪滿階。法派不絕。於凝冰內。獲花二莖。狀如芙蓉。璨同金色。經于七日。忽然失之。永徽三年。邑宰請出建初。講揚大品。僧衆千人。至滅諍品。融乃縱其天辯。商榷理義。地忽大動。聽侶驚波。鍾磬香林。並皆搖蕩。寺外道俗。安然不覺。顯慶元年。司功蕭元善。再三邀請。出在建初。融謂諸僧曰。從今一去。再踐無期。離合之道。此常規耳。辭而不免。遂出山門。禽獸哀號。逾月不止。山澗泉池。擊石涌砂。一時填滿。

房前大桐四株。五月繁茂。一朝凋盡。至二年閏正月二十三日。終於建初。春秋六十四矣。

智勤

釋智勤。俗姓朱氏。隋仁壽。因舍利州。別置大興國寺。勤少小。以匡護為心。每處眾發言。無不允睦。精誠勇猛。事皆冥祐。初。母患委頓。為念觀音。宅中樹葉之上。皆現化佛。合家並見。母疾遂除。又屬隋末。荒亂。諸賊競起。勤獨守此寺。賊不敢凌。故得寺宇。經像一無所損。諸寺湮滅。不可目見。又一時。權著俗衣。以避兵刃。被賊圍遶。而欲殺之。忽聞空中。聲告師。可去俗衣。遂除外服。賊見頂禮。請將供養。經於數月。後。按於蜀。聽高法師講。眾至三千。法師皆委令檢校。遂得安帖。內外無事。一人力也。又至

唐初。還歸鄧州。講維摩三論。十餘遍。後隱於北山。倚立十餘年。所居三所。即今見存。恒聞谷中鍾聲。後尋巖嶺。忽見一寺。宛麗奇常。入中禮拜。似有人住。如是數度。後更尋覓。莫知所在。又居山內。糧食將盡。其行道之處。土自發起。遂除棄之。明日復尔。如是再三。遂有穀現。因即深掘。得粟二十餘碩。其粟粒大色赤。稍異凡穀。時鄧州佛法陵遲。合州道俗。就山禮請。願出任持。遂感夢而出。其夢不詳。子細。後時。負像出山。中途忽闇。莫知其路。不得前進。俄有異火兩炬。照路極明。因得見道。送至村中。火方迴滅。村人並見。無不驚異。永徽年初。以見時事繁雜。守房不出。向淹三載。讀一切經兩遍。每讀經時。恒見有神來聽。初中。後夜。常聞彈指警效之聲。至顯慶四年。

五月欲終之前。所有功德不周之處。曉夜經懺使畢。人問何故如此。忽速答曰。無常之法。何可保耶。至十五日。寺中樹木枝葉萎枯。自然分析。禽鳥悲鳴。遍於寺內。僧各驚問。莫知所由。至十六日旦。忽見昔聽經神來禮拜。語云。莫禮。傍人無有見者。於是剃髮披衣。在繩床內。手執香爐。跏趺而坐。告諸弟子。汝可取大品經讀誦。至往生品訖。遂合掌坐而卒。停經數日。顏色如舊。恒有異香。聞於寺內。春秋七十四。

道宣

釋道宣。姓錢氏。丹徒人也。初母妊而夢月貫其懷。復夢梵僧語云。汝所妊者。即梁朝僧祐律師。祐則南齊剡溪隱嶽寺僧護也。宜從出家。既弱冠。極力護持。專精克念。

感舍利現于寶函。乃晦迹於終南。傲掌之谷。所居之水。神人指之。穿地尺餘。其泉迸涌。時號為白泉。寺猛獸馴伏。每有所依。名花芬芳。竒草蔓延。隋末遷豐德寺。嘗因獨坐。護法神告曰。彼清官村。故淨業寺地。當寶勢。道可習成。聞斯卜焉。焚功德香。行般若舟。定時有群龍禮謁。若男若女。化為人形。沙彌散心。願盼邪視。龍赫然發怒。將搏攫之。尋追悔。吐毒井中。具陳而去。宣乃令封閉。人或潛開。往往煙上。審其神變。或送異花一奩。形似棗花。大如榆莢。香氣馥郁。必醇。必骨。數載宛然。又供竒果。李杏梨柰。然其味甘。其色潔。非人間所遇也。門徒嘗欲舉陰事。先是潛通。以定觀根。隨病與藥。皆此類也。宣嘗築一壇。俄有長眉僧談知道者。復三果梵僧。禮壇讚曰。自

佛滅後像法住世興發唯師一人也。乾封二年春冥感天人來談律相言鈔文輕重儀中外悞皆譯之過非師之罪請師改正故今所行著述多是重脩本是也。又有天人云曾撰祇洹圖經計人間紙帛一百許卷是也。貞觀中曾隱沁部雲室山人睹天童給侍左右於西明寺夜行道足跌前階有物扶持履空無害熟願視之乃少年也。宣遽問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其非常人即毗沙門天王之子那吒也。護法之故擁護和尚時之久矣。宣曰貧道脩行無事煩太子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作佛事者願為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寶掌雖久頭目猶捨敢不奉獻。俄授于宣宣保錄供養焉。復次庭除有一天來禮謁謂宣曰律師當生觀史天宮持物一包云是天

棘林香示後十旬安坐而化。乾封二年十月三日也。春秋七十二僧臘五十二。

英師

英禪師居西京法海寺有異人來謁曰弟子知有水陸齋可以利益幽明自梁武歿後因循不行今大覺寺有吳僧義濟藏此儀文願師往求以來月十五於山北寺如法脩設苟釋狴牢敢不知報。英公尋詣義濟得儀文以歸即以所期日於山北寺脩設次日曛暮向者異人與十數輩來謝曰弟子即秦莊襄王也。又指其徒曰此范雎穰侯白起王翦張儀陳軫皆秦臣也。咸坐本罪幽囚陰府大夜冥冥無能救護昔梁武帝於金山寺設此齋時前代紂王之臣皆免所苦弟子爾時亦斃息苦然

以獄情未決。不得出離。今蒙吾師設齋。弟子與此徒輩
并列國諸侯。衆等皆乘善力。將生人間。慮世異國殊。故
此來謝。言訖遂滅。自是儀文布行天下。作大利益。

窺基

釋窺基。字洪道。姓尉遲氏。京兆長安人也。初基之生。母
裴氏夢掌月輪吞之。寤而有孕。及乎盈月。彌與羣兒弗
類。數方誦習。神晤精爽。至年十七。遂預緇林。及乎入法。
奉勅為獎弟子。始住廣福寺。尋奉勅選聰慧穎脫者入
大慈恩寺。躬事獎師。學諸佛法。後遊五臺山。登太行。至
西河古佛宇中宿。夢身在半山巖下。有無量人唱苦聲。
冥昧之間。初不忍聞。徒步陟彼層峰。皆琉璃色。盡見諸
國土。仰望一城。城中有聲曰。住住。咄。基公未合到此。斯

須二天童自城出。問曰。汝見山下罪苦衆生否。答曰。我
聞聲而不見形。童子遂投與一劍。曰。剖腹當見矣。基自
剖之。腹開有光。兩道暉映山下。見無數人受苦。時童子
入城。持紙二及筆。投捧而去。基極驚異。明日於寺中得
彌勒上生經。以為彌勒化現。欲開廣之。遂援毫而授筆。
端舍利累累而下。常造玉文殊像及金寫大般若經。皆
獲瑞應。初宣律師以弘律感天。厨供饌。每薄基三車之
玩。不甚為禮。基嘗訪宣。其日過午。而天饌不至。及基辭
去。天神乃降。宣責以後時。天神曰。適見大乘菩薩在此。
翊衛嚴甚。故無自而入。宣聞之大驚。於是遐邇增敬焉。
先是樊公親搜西域戒賢瑜伽師地論。惟識宗。而師盡
領其妙。世謂之慈恩教。以永淳元年十一月十三日卒。

于慈恩寺翻經院春秋五十一。

洪昉

釋洪昉本京北人。幼而出家。遂證道果。志在禪寂。而亦以講經為事。門人常數百。一日昉夜初獨坐。有四人來前。曰。鬼王闍羅。今為小女疾。止造齋。請師臨赴。昉曰。吾人汝鬼。何以能至。四人曰。闍梨。但行。弟子能致之。昉從之。四人乘馬。人持繩。床一足。遂北行。可數百里。至一山。山腹有小朱門。四人請昉閉目。未食頃。人曰。開之。已到王庭矣。其宮闕室屋。崇峻非常。侍衛嚴飾。頗侔人主。鬼王具冠衣。降階迎禮。王曰。有小女久疾。今幸而痊。欲造少福。脩一齋。是以請師臨顧。齋畢。自令侍送。無慮。於是請入宮中。其齋場嚴飾華麗。僧且萬人。佛像至多。一如

人間事。昉仰視空中。不見白日。如人間重陰狀。須臾。王夫人後宮數百人。皆出禮謁。王女年十四五。貌獨病色。昉為贊禮。頌畢。見諸人持千餘牙盤。食到。以次布於僧前。坐昉於大牀。別置名饌。甚香潔。昉且欲食之。鬼王白曰。師若長住此。當食鬼食。不敢留師。請不食。昉懼而止。齋畢。餘食猶數百盤。昉見侍衛臣吏向千人。皆有欲食之色。昉請王賜之餘食。王曰。促持去。賜之。諸官拜謝。相顧喜笑。口開達於兩耳。王因跪曰。師既惠顧。無他供養。有絹五百匹。奉師。請為受八關齋戒。師曰。鬼絹紙也。吾不用之。王曰。自有。人絹奉師。因為受八關齋戒。戒畢。王又令前四人者。依前送之。昉忽開目。已到所居。天猶未曙。門人但謂入禪。不覺所適。昉忽開目。命火照牀前。五

百縑在焉。弟子問之，乃言其故。昉既禪行，素高聲價，日盛頃，到鬼所，但神往耳，而其形不動。未幾晨坐，有二天人，其質殊麗，拜謁請曰：「南天王提頭，賴吒請師至天供養。」昉許之，因敷天衣坐。昉二人執衣舉而騰空，斯須已到南天王領侍，從曲躬禮拜曰：「師道行高遠，諸天願觀。」師講誦，是以輒請師，因置高座坐。昉其道場崇麗，殆非人間過百千倍。天人皆長大，身有光明，其殿堂對木，皆是七寶，盡有光彩，奪人目睛。昉初到天，形質猶人也。見天王之後，身自長大，與天人等。設諸珍饌，皆自然味甘美，非常。食畢，王因請入宮，更設供具，談話款至。其侍衛天官，兼鬼神甚衆。後忽言曰：「弟子欲至三十三天議事，請師且少留。」又戒左右曰：「師欲遊觀，所在聽之，但莫使

到後園，再三言而去。去後，昉念曰：「後園有何不利，而不欲吾到之？」伺無人之際，竊至後園，其園甚大，泉流池沿樹林，花藥處處皆有。非人間所識，漸漸深入，遙聞大呻叫聲，不可忍聽。遂到其傍，見大銅柱，徑數百尺，高千丈，柱有穿孔，左右傍達，或以銀鑊鑊其頂，或穿其胷骨者。至有數萬頭，皆夜叉也。鋸牙鉤爪，身倍於天人。見禪師至，叩頭言饑，曰：「我以食人，故為天王所鑊。今乞免我，我若得脫，但人間求他食，必不敢食人為害。為饑渴所逼，發此言時，口中火出，問其鑊早晚，或云毗婆尸佛出世時，動則數千萬年，亦有三五輩老者，言誠志懇，僧許解其縛而遽還。斯須王至，先問師頗遊後園乎？左右曰：「無。」王乃喜坐定。昉曰：「適到後園，見鑊衆生數萬，彼何過乎？」

王憮然曰。師果遊後園然。小慈是大慈之賊。師不須問。昉又固問。王曰。此諸惡鬼常害於人。唯食人肉。非諸天防護。世人已為此鬼食盡。此皆大惡鬼。不可以理待。故鑊之。昉曰。適見三五輩老者頗誠言。但人間求他食。請免之。若此曹不食之餘者。亦可捨也。王曰。此鬼言何可信。昉固請。主目左右命解老者三五人來。俄而解至。叩頭曰。蒙恩釋放。年已老矣。今得去。必不敢擾人。王曰。以禪師故。放汝。到人間若更食人。此度重来。當令苦死。皆曰不敢。於是釋去。未久。忽見王庭前有神至。自稱山嶽川瀆之神。被甲面金色。奔波言曰。不知何處。忽有四五夜叉到人間。殺人食肉甚衆。不可制。故白之。王謂昉曰。弟子言何如。適語師小慈是大慈之賊。此惡鬼言寧可。

保任。語諸神曰。促擒之。俄而諸神執夜叉到。王怒曰。何違所請。命斬其手足。以鐵鑊貫胸。曳去而鑊之。昉乃請還。又令前二人送至寺。寺已失。昉二七日。而在天猶如少頃。昉於陝城中。選空曠地。造龍光寺。又建病坊。常養病者數百人。寺極崇麗。遠近道俗。歸者如雲。則為釋提桓因所請矣。昉晨方漱。有夜叉至其前。左肩頭施五色毯。而言曰。釋迦天王請師講大涅槃經。昉嘿然還坐。夜叉遂揲繩床。置于左膊。曰。請師合目。因舉其左手而伸其右足。曰。請師開目視之。已到善法堂。禪師既至。天堂天光眩目。開不能得。天帝曰。師念弥勒。昉遽念之。於是目開不眩。而人身卑小。仰視天形。不見其際。天帝又曰。禪師又念弥勒佛。身形當大。如言念之。三念而身三長。

遂與天等。天帝與諸天禮敬。言曰。弟子聞師善講大涅槃經。為日久矣。今諸天欽仰。敬設道場。因請大師講經。聽受。昉曰。講經之事。誠不為勞。然昉病坊之中。病者數百。恃昉為命。常行乞以給之。今若留連講經。人間動涉年歲。恐病人餒死。今也固辭。天帝曰。道場已成。斯願已久。因請大師勿為辭也。昉不可。忽空中有大天人身。又數倍於天。天帝敬起迎之。大天人言曰。大梵天王有敕。天人既去。天帝憮然曰。本欲留師講經。今梵天有敕。不許。然師已至。豈不能暫開經卷。少講宗旨。令天人信受。昉許之。於是置食。食器皆七寶。飲食香美。精妙倍常。禪師食已。身毛孔皆出異光。毛孔之中。盡能觀見諸物。方悟天身勝妙也。既食。設金高座。敷以天衣。昉遂登座。其已失昉二十七日矣。

華嚴和尚

善法堂中。諸天數百千萬。兼四天王各領徒眾。同會聽法。階下左右。則有龍王。夜叉。諸鬼神人。非人等。皆合掌而聽。昉因開涅槃經。首講一紙。餘言辭典暢。備宣宗旨。天帝大稱贊功德。開經畢。又令前夜叉送至本寺。弟子已失昉二十七日矣。

華嚴和尚學於神秀禪宗。謂之北祖。嘗在洛都天官寺。弟子三百餘人。每日堂食。和尚嚴整。鉢鉢必須齊集。有弟子夏臘。道業高出流輩。而性頗褊躁。時因卧疾。不隨眾赴會。一沙彌瓶鉢未足。來詣此僧頂禮。云欲上堂。無鉢。如可暫借。明日當自置之。僧不與。曰。吾鉢受持已數十年。借汝必恐損之。沙彌懇告曰。上堂食頃。而歸。豈便

毀損。至于再三。僧乃借之曰。吾愛鉢如命。必若有損。同殺我也。沙彌得鉢。捧持兢懼。食畢將歸。僧已催之。沙彌持鉢下堂。不意墼破。蹴倒。遂碎之。少頃。僧又催之。既懼。遂至僧所。作禮承過。且千百拜。僧大叫曰。汝殺我也。怒罵至甚。因之病亟。一夕而卒。爾後經時。和尚於嵩山岳寺。與弟子百餘人。方講華嚴經。沙彌亦在聽位。忽聞寺外山谷中。若風雨聲。和尚遂招此沙彌。令於已背後立。須臾。見一大蛇。長七八丈。大四五圍。直入寺來。努目張口。左右皆欲奔走。和尚戒之不令動。蛇漸至講堂。升階。睥睨。若有所求。和尚以錫杖止之。云住。蛇欲至座。遂俛首閉目。和尚戒之以錫杖扣其首曰。既明所業。今當迴向三寶。令諸僧齊聲為之念佛。與受三歸五戒。此蛇宛

轉而去。時亡僧弟子已有登會者。和尚召謂曰。此蛇汝之師也。脩行累年。合證果位。為臨終之時。惜一鉢。故怒此沙彌。遂作一蟒蛇。適此來者。欲殺此沙彌。更若殺之。當墮大地獄。無出期也。賴吾止之。與受禁戒。今當捨此身矣。汝往尋之。弟子受命而出。蛇行所過。草木開靡。如車路焉。行十四五里。至深谷間。此蛇自以其首叩石而死矣。歸白和尚。和尚曰。此蛇今已受生。在裴郎中宅作女。亦甚聰慧。年十八當止。即却為男。然後出家。脩道。裴郎中即我門徒。汝可入城。為吾省問之。其女今已欲生。而甚艱難。汝便可救之。時裴寬為兵部郎中。即和尚門人也。弟子受命入城。遙指裴家。遇裴請假在宅。遂令報云。華嚴和尚傳語。郎中出見。神色甚憂。僧問其故。云。妻

欲產已六七日。燭燈相守甚危。困矣。僧曰。某能救之。遂令於堂門外淨牀。席僧人焚香。擊磬。呼和尚者三。夫人安然而產一女。後果十八年而卒。

清虛

釋清虛。姓唐氏。梓州人也。立性剛決。桀黠難防。忽迴心長誦金剛般若。三業偕齊。無有懈怠。嘗於山林持誦。有七鹿馴擾。若傾聽焉。聲息而去。又隣居失火。連甍灰燼。唯虛之屋。颯然飛過。略無焦灼。長安二年。獨遊藍田。悟真寺上方北院。舊無井泉。人力不及。遠取於澗。挈瓶荷甕。運致極勞。時華嚴大師法藏。聞虛持經靈驗。乃請祈泉。即入彌勒閣內焚香。經聲達旦者三。忽心中似見三玉女在閣西北山腹。以刀子剗地。隨便有水。虛熟記其

處。遂趨起掘之。果獲甘泉。用之不竭。四年後。少林寺坐夏。山頂有一佛室。甚寬敞。人無敢到者。云鬼神居宅焉。嘗有律師持其戒行。夜往念律。見一巨人以矛刺之。狼狽下山。逡巡氣絕。又持火頭金剛咒僧時。所宗重衆謂之曰。君咒力無雙。能宿彼否。曰。斯焉足懼。於是賣香火入坐持咒。俄而神出。以手擊足。按之澗下。七日不語。精神昏倒。虛聞之曰。下趣鬼物。敢爾。即往彼如常誦經。夜聞堂中似有聲甚厲。即念十一面觀音咒。又聞堂中似有兩牛鬪。佛像皆振。咒既止。効還持本經。一契帖然。相次影響皆絕。自此居者無患。神遂移去。神龍二年。準詔入內祈雨。二十七日。雪降。中宗以為未濟。時望令就寺更祈。請即於佛殿內精禱。并煉一指。纔及一宵。雨足。千

里。指復如舊。纔遇大水。寺屋皆墊溺。其院無苦。若無滂
沒。凡諸異驗。皆如此也。

金師

僧金師。新羅人。居睢陽。謂錄事參軍房琬云。太守裴寬
當改。琬問何時。曰。明日午。敕書必至。當與公相見於郡
西南角。琬專候之。午前有驛使兩封牒到。不是。琬以為
謬也。至午。又一驛使送牒來。云。裴公改為安陸。別駕房
遷命駕迎僧。身又自去。果於郡西南角相遇。裴召問僧
云。官雖改。其服不改。然公甥姪。各當分散。及後敕至。除
別駕。紫紱猶存。甥姪之徒。各分散矣。

神僧傳卷第六

